

忘川之书

（代序）

十四年前的初秋，第一次到重庆，从拥挤而摇晃的公交车里，抬眼望出去，才知车在江边行，崖岸之下江水流，嘉陵江可真瘦弱，正与我彼时尚在青春期的身体相若。枯旱季节，江水消退，露出江心的嶙嶙巨石，突兀而伟岸。

从遥远的北方来，贫乏无知的少年，心灵偏又敏感，敏感于美、暧昧和未知的风景。漫无边际地，游荡于歌乐山平缓的坡地。四月，半山一株桃树开花，开在小饭馆外向阳的平坝上，望之如霞，与二三友人饮酒、漫话，漂泊的生涯尚未展开……成群结队的女孩走下山来，谈笑着，青春的气息流连不去，那气息与草木、雨露相近，贞婉而又清幽，令人思无邪，当下只有肃然。

入夏，江水浩荡，江面笼着雾气，对岸破旧的厂房颓然耸立。远处，过江大桥永是车水马龙，上有行人立在栏杆前看风景。又有什么风景呢？雨水霏霏，如欲沾衣，江草高过人膝，莽莽苍苍，荒旷得如同鸿蒙之初，悠远得不可思议，连闲情都不可以有。

江心的巨石，一直压在心底，有千钧之重。人间本来无事，心却蠢然而动，生出森罗的万相，遂有不可承受之重。

有半年的时间，住在歌乐山下一栋幽静的房子里，密林环绕，暗雨紫天，黑黝黝的树枝上不时有残存的雨滴落下，偶入脖颈，凉意袭人，身体却因之愈加暖热。诗性的超脱化解不了肉体的狂躁，青春的朝气俯首于颓靡的情欲。干干净净的身子，怎会陷入无休止的欲望？青春时节的男女相，又有几人可看破？只是对自己的无明罢了。冬夜梦回，枕衾萧索，百转千回的系念，终究归于寂然，“明月直入，无



心可猜”。

多年过去，偶过那栋房子，怀着重逢一段岁月的心情，却已无所思，无所忆，也无慨叹。日落木静，黄叶满地，透过窗棂，隐约可见旧日陈设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而已。仍旧那样素朴和简陋，一如那时，空无余物，乃是青春的本色。那次，到山上远足，带着廉价的相机，清秀的山水间，费心摆了那么多的造型，回来发现一片空白。根本无法成像。

青春却可在心底自然成像。在这里，没有得失可言，只是全然呈现。

一个雨后的傍晚，翠岚欲滴，紫云摩荡，凉风自歌乐山吹来，鼓荡衣襟，我们似乎生出轻翼，飘飘然，若仙人在云间，相顾而笑，无可言语。似在一刹那，我们触到了某种绝对，在前途渺茫的时刻，在白雨如注的窗口，在火车疾驰的梦境。此刻，天地安静，你的心也是安静的。高大的黄桷树伸出弯曲而缠绕的枝杈，黑夜即将到来，或许伴着另一场新雨。

当回到北方，歌乐山的细雨深云恍然如梦。麦浪何如松涛？政治何如情思？在五道口，站在十楼，眺望西山，落日的辉耀下，它那么雄伟而确定，以坚实的存在让人相信，它是一座真实的山峰。

歌乐山不是真实的。它只在青春的梦里，只在女孩们轻盈的款步里。当你再去寻找，它已烟光无际，惟余幽云冷露，空空如也。至是，我失去了草木之心，却要与草木同朽。

生命也是不真实的。进退、浮沉、反复，熟练了人世所有的动作，却忘记了为何要玩这出游戏。孔子站在逝川之上，感慨哪里有永恒，你所见的，不过是浮沤、泡沫，但又该如何——接受这无奈吧！

然而，忘川之水，可以饮下，忘记过往的一切，不要让它缠缚人心，不要让它落入长劫，不要让它“长命无绝衰”。秀发不足惜、皓色不足惜、深情不足惜、欢爱不足惜。当忘川的水沾唇，你可心生欢喜，保持了最初的鲜洁？

至是，我才知道，江心的巨石，虽屹立千年，但当江水涌起浪

花，它无法阻挡，水流欢然而去，且淹没了它。水啊，水啊，无所住……

六月之末，晨风掠过树梢，带来初夏的时光，清新而单纯，没有一丝一毫的茫然，好像夏天还很远，好像我们还能在一起。临行回首，你晾在门廊下的衣服，在风中摇摆，心中忽然有了尘世的笃定，但我又如何对你说……

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



人间私语

燕子的翩然，即是人世的轻。

人生真短，在一个清晨你老去，窗口的花枝还新鲜。

黄桷兰的香，暗暗接近你的心。这茫然的柔情，不觉沁入你的心……

思绪向我飞来，全不在意它的方向，纷纷的过客，永不停留，于是一念又一念。

名山事业又如何，只有一点一滴的生活是真的……细味这世间的光影，这么美……

他说了一整晚，她安静地听着。不知何时，池中的荷花全开了。

大雪的夜，酒杯映一片虚白，他发誓此生绝不写一句伤感的诗。

还挂念什么呢？本来无一物，当年亦不过一袭长衫、一双布鞋、一把油纸伞。

此世，此间，从未有过的深情。梦中，梦醒，一直都在的陪伴。千万里路，相随如初，幸运脚步还轻盈。就如那时，知道哪片云里有雨，就如那时，杨柳不惹尘埃，春水般的心哪……

那时，在歌乐山，你讶异于山岚的变幻，雨后的风吹来，如同恋人的吻。你的收音机伸长天线，却触到了地心的宁静。耳朵与单词合一，连流云也消失了。多少次，你想留住这一瞬，却又告诉自己：不必记起，也不用忘记，一切都还在那儿……

常想到一路梨花，漫山遍野，飞驰的车上，看青黛色的山水，此时故乡最近。漂泊磨炼心性，一直磨炼到习惯漂泊。何不在故乡寻些小事情过活：就在某个熟悉的小学，做一个教书先生，娶一个高中毕业温柔朴素的妻子，养一双儿女，每晚喝喝酒，打打麻将，看看电视，再高雅一点，斜靠沙发看一本《读者》。这样的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醉酒妇人的生活太颓废，朴素的生活又不乐意，在一个大大的世界，小心地周旋，始终不知自己想要什么。时间划过脸庞，留下皱纹，如今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写不尽的心情如拧不上的水龙头，一滴一滴坠落，寂静的夜里，时时惊心。风过云转，大小人物都成烟，赤手空拳，站在年华凋残的地方，心中凄凉——此生真不如做母亲身边的一只黑狗，日夜蜷伏在她膝下。天涯荡子心，行行重行行，故园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

少而入川，渐渐习惯了秀润的空气，多雨的夜晚，温煦的气候。清冷的北方呢？冰冷的河面泛着青色的寒光，光秃的杨树枝杈刺向天空，你带着一身的寒意从门外进来。从不觉得冷，青春的志气吗？心思纯净，你就美，就有力量。少年的坚毅，也是北方的坚毅。多少次冬日的夜读，窗外是呼啸的风，你却静静地安坐，等待另一个世界向你展开……

人们看到鹰在晚上飞到最高点，它会降落在月亮上。那时，很多人将熟睡。宿命和天启指引着你的路途，在无数的岔口，如铁路的扳道工及时扳动道岔，呼啸而来的列车恰好驶到设定的轨道，命运也如此把你放在未知的路途上。四月的桃花花团锦簇，风吹处，花落如



雨，那时你在高楼上目睹四散的花瓣，朝阳下闪耀的露水，才知道时光这么短、这么急。人情冷暖尽皆看遍，却试着与人生和解。就像春天打开花瓣，你的生命也将次第打开，幽暗的岁月终将过去，“你将看到我起飞”。

五月，不及躲避暴雨的傍晚，和心爱的人避于高大的墓碑廊下，在那里拥抱亲吻。眼前的雨水漫溢台阶，烟雾迷蒙，爱欲生死相隔不远。七月，雨如瓢泼，刺目的白茫茫，眼前青山荒寂得如天地之始，你稳坐在房内一天。夜晚，风从山中吹来，夜来香浓烈如潮水袭岸，隔窗看情人梳洗已毕，蹑足掩门，长夜在外，楼顶的黑猫叫声凄厉，在梦中反复听见。

6
—
红绿灯交换的时刻，人群四散，陌生的面孔闪现，在此处卖唱的艺人，歌声穿过嘈杂的车辆声，故乡忽然很近，漂泊忽然很远。很多地方都在改变，你不能回去。你行走各处，见识了世界的充盈与空虚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长久地吸引你。麦穗颗粒饱满，等待收割，颗粒归仓，不留一颗在大地上。我们也将被收割，不留一颗在大地上。

读旧时文稿，感觉光阴很薄，薄到一弹即破，陌生的惶恐，亲切的羞怯，时空在心内翻江倒海，心想这个人怎么就是我？不觉竟有了一丝偷窥的快感，这是重返的旅程，展开在新鲜的发现里。花蕊破尽，才得这一点没有眉目的心事，做过的事想想也大多没出息。

忧患中，看到别样的风景。悲伤的情绪如同深秋的白霜，展露在大地上，铸炼着心灵的厚度。峰回路转的窃喜，这是天的慈悲与人的狡黠，人世的不可预测是最有魅力的，平铺直叙地走完一生，其实并未行走在这世间。潜伏的岁月，人生的暗河，反复无常的命运，这是人应该深可敬畏的。

什么时候诗才可以写得像你的超短裙那样短，短得让人一眼就记住，短得让人看完还在回味。在某一个夏天，在一段废弃的铁轨旁，夕阳大得可以逼近我们，如此的场景丰满了我对你瘦弱的记忆，超短裙无法在风中飞扬起来，飞扬起来的是忧伤的情欲，婉转的眼波，沉醉的笑意。

尼采说：“这就是我现在要走的路——你们的路在哪里呢？”至今仍未踏上自己的道路。百转千回之间，多少美好时光空空而度。懈怠、迟钝、麻木、无知、贪欲，如万虫齐噬，人生千疮百孔，生命虚弱无力。人是那么容易失陷和动摇。

重庆的夏天，艳阳高照，江流从上游汹涌而来，浩浩荡荡地过去了。站在崖坡上，浑黄的水面直逼眼前，洋洋恣虐。走过长长的沿江路，浓荫蔽日，光与影相逐。空旷的地方，有人在做被子，棉絮摊满一地，午后的一切，像放在桌子上的玻璃杯。我静待生命流逝，哗啦哗啦流过去了。风来了，轻轻掀起你的裙子，色境成空，一朝雨露，光阴滋养着你的色身，莫让容颜开败。就像一枝花，如梦相对，开得慢一些，找对了花枝再开，踏正了时辰再开。

日子从没有现在这样静。读完一本书，写十七世纪文人的生活，国破家亡了还要过日子。他和爱妾荡舟水中，暮色沁到湖中，于是停舟，吹笛，柔声交谈，直到远处的灯火照亮了彼此的脸。这样的日子，一生还有几回，谁在数算我们的日子？推开窗，日影移动，墙边长一丛竹子，翠色欲流，朴质得没有内容，如初恋般素净。我喜欢这种素净。

这世间，何人不是过客？入夜，站在楼顶看远处的万家灯火，如群星遍布山间，这时，可以撇开一切，与静谧的时光握手言和。白天，混迹于市井菜场，与小商小贩斤斤计较，看到青菜萝卜鲜虾活鱼



陈于摊位，看到新蒸出的馒头饱满如女人的乳房，这时，仔细打量琐屑的尘世生活，觉得这人生还是值得一过。于是，下定决心做一份人家，沉潜到世俗生活的深处，“人世还有其他好事要做，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”。

你的心越空，就越听不到这世界的声音。空即是轻，轻过人闲花落的寂寞，轻过鸟羽翩然回转的悄寂。一小星点的通幽，唤起了一片悠远，这时，时针被逐出钟面，雨水被逐出天空，空白感产生了，就像消逝的秋天那么久远（四季中唯有秋天那么寂寥）。我加倍珍惜心灵的空虚（或空白）。这是一种芬芳的心境，它最慢、最遥远、最不可测度，无始无终，无边无涯。

忧患当前，此身何亲？我们已是没有选择，唯有将每天的日子稳稳过去，米粟饭食之间才见尘世生活的真义。平静地迎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就像杨柳承受微风。刀锋般的生活，雕刻出坚韧的心性，我们不是最不幸的，最不幸的已经缄默不言。爱你身边的人，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，爱是抵御一切的武器。我们别无长物，也无处可逃，只能反求诸己，靠彼此的力量相互扶携，用卑微的希望支撑对未来的信念。朴素的情感和平凡的生活最感人，母亲的白发、父亲的佝偻、爱人的微笑……“在一条永远漠然的河流中，生从我们流过去，死从我们身边流过去，血汗和眼泪从我们流过去，真理和谎言从我们流过去。”我们其实一直在这儿，我们就保持微笑的面容，因为幽暗的甬道就要打开，结冰的河流就要融化。

昔人每到一处，想要赋诗，却感慨全无，只是独对着美好的风景，无言以对。而我，即使旧地重游，也没有任何情绪，就像一直都在，无须特别感怀一般。这是一种不凝滞于物的洒脱，还是中年人的寡情无味？“觉今是而昨非”，我真的是一个连续的“我”吗？实在不敢确定。此世色身所历，无非一些习气，随因缘而变，因外境而

迁：有多少壮怀激烈，就有多少清寂索然；有多少情欲的煎熬，就有多少虚无的试探……人生如梦、如戏，听来已烂俗，殊不知却是真理。我们酣眠得太久，一直不愿醒来；我们要试尽人间所有的角色，才能心满意足地谢幕。漫长的梦境，重复的生涯，我们和真正的自己失之交臂，悲欢无尽，生死无期，这一切果真是生命的本来面目吗？当我发现，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我该怎么认定，“我”是哪一个？每一念皆有生灭，无数的我死去了，无数的我诞生了，“日日新”，一切变动不居，不用再珍视记忆——那是别人的故事。

清夜无聊，随手翻《菜根谭》，卷尾最末一句，久久玩味：“世态有炎凉，而我无嗔喜；世味有浓淡，而我无欣厌。一毫不落世情窠臼，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。”以前看时，全无感觉，现在看到才知切身，如晤多年老友，一念息心，清凉无比。嗔喜由何而起，欣厌为何而生？只因有情，随境而化，随境而转，悲欢无尽，爱恨无期。弘一大师坐化前，感于尘劳了结，归于大化，手书“悲欣交集”，落下清泪，人多以为法师尚有眷恋尘世的余情，哪知他是对无量众生的悲悯呢？他已进入光明之境，身后的世界却陷在泥淖，以此悲也。“一毫不落世情窠臼，便是一在世出世法也。”这是枯槁寂然的人生吗？犹如鸿过雪地，不留印痕，犹如风吹水面，不起涟漪，犹如人来到这世上，穿着白袜子走过，谁也不知道他来过。“听静夜之钟声，唤醒梦中之梦；观澄潭之月影，窥见身外之身”，就像一株桃花，静思凝神，如梦相对，究竟是你的真身，还是你的幻身？

二月里，白花开

“我常看看那远山。看远山时，松林郁郁。”这句话是以前未写完的断章。四年后看到，想起了歌乐山，雾气弥漫，混沌初开。

我住歌乐山下四年，却很少爬山，有时从八楼眺望远山余脉和空旷的田野，心往下沉，就像读到张枣的诗：“二月里开白花，你逃也逃不脱，你在哪儿休息哪儿就被我守望着。你若告诉我你的双臂怎样垂落，我就会告诉你你将怎样再一次招手；你若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东西正在消逝，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。”

有一种时光空虚而华丽，它去尽了世间的桎梏和人生的浮华，飘飘于云层之上，自甘敛翼，傲然自赏，欣欣然，无所不为，一无所为。无根的焦虑，肉欲的煎熬，无可安置的青春，一一纾解，释放，纤尘无住，夫复何求？

一次大雨，敲窗甚急，我稳坐在房中，一个安静的下午就这样过去了。晚上，走在路上，夜风吹衣，鼓荡着我，顷刻之间，有一种朝气，有一种喜悦，更有一种解脱。蝉蜕之后，轻翼欢歌，在疏影和阳光里长鸣一夏。

“危险的事固然美丽，不如看她骑马归来，面颊温暖，羞惭。”写这句诗的张枣也在歌乐山下住过，诗行轻盈，充满歌乐山的雾气。四年过去了，我的房间更高，在十五层楼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歌乐山，看到往日的岁月。消逝就像秋天的树叶，一刻也不肯停息地凋零。

梦蝶的真义

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，蝴蝶之梦为周与？

——《庄子·齐物论》

是庄周变成蝴蝶，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？这是最高明的哲学家才会想的问题，他怀疑存在的真实感，究诘如何才能分清真实和虚幻？

迎面的雨滴、浅开的樱花，我看到；柔软的嘴唇、长眠在可依赖的臂弯，我轻触；小孩的欢笑，慈母的爱意，此世静好，笃定，历历可感，若仍有疑虑之心，岂非多余？

当我入梦，深沉，如死去一般，长长的、幽深的梦境里，甜蜜、惊恐、失意、伤感，诸般纠缠、诸般欲念，爱与恨、笑与泪，丝毫不逊清醒之时。

梦中，我执以为真，否则，何起欢欣痛楚的种种挂碍？若知做梦，种种惶惑定不会有。

醒时，我亦执以为真，当你说“人生如梦”，我只当成一个陈腐的比喻。

人醒来，方知，做梦了。

人死去，方知，亦是一梦。

“时而窘迫，时而慰藉，终归梦中的游戏”……若能领悟：人生乃一梦，乃一游戏，种种的尘劳、颠倒梦想是否会少一些，或根本不会萦绕心间？庄周知晓此中真义，却托言梦蝶，郑重写下来，提醒仍在沉睡的人们。



凉风起天末

大江流天地，日夜不息，我一直走到江边，身后秋草湮漫，野蛮生长着。江岸高处，青砖楼房耸立，阳台上晾晒着夏天的衣服。

这条江消瘦，和我的青春期一样。删掉若有若无的字句，还有隐约的水汽留在诗行里。潮湿的天气，干燥的吻，以及忧伤的情欲，一起在这个阴天的午后苏醒。

12
江水涨上来，淹没岸边的岩石，水面平静，没有任何不安的痕迹。狼狈和尴尬相随的日子，我坐在江边，江水拍打船身，咣咣当当，像在击打我的心。一直坐到黑暗将对岸的山岭笼罩，大江隔断人语。朝江心投一颗石子，心情跟石子一起沉潜，没有任何力气地沉潜。

命运掷骰子，我在旁边看。我今天终于和你同行，并肩行走，相信随遇而安，相信顺其自然。我已安于世俗的生活，上街、买菜，在空旷的楼顶静观夕阳一点一滴隐到山后。

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？——我今天要过一种散淡的生活，摒弃所有的雄心大志，忘掉所有的野心抱负。读书，写作，散步，长跑，登山，站在人群里耐心等待路边的红灯变绿。这些将是温暖的时刻，我知道内心想要什么，我追随这种直觉，脚步轻盈而坚定。

一帧青春的文艺风景

从侧面进入的世界，细节丰富，如刺点，一见难忘。纵然阅尽那所谓的“正大仙容”，又有什么趣味？看书何尝不是如此，什么主题一点都不重要，每每着意的倒是逸出的闲笔，多年后依旧清晰，故事消失了，絮语还在，气息还在，仿佛破碎的琴声，袅袅漂在暮光的水面。

我总是离题万里。一个初春的上午，我从大学图书馆出来，看见一个女生抱着一摞书，阳光下赫然闪耀着“陈寅恪”这个名字。彼时对陈先生之名，已有耳闻，他傲然不屈的学人风骨，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名言已成为时代的传奇。可是，眼前女生的羸弱和清秀，又让我怎样对待陈先生高深的学问和悲怆的身世？我们攀谈着，青春的脸庞充满相知的喜悦。历史并不全是尘埃，有时也出人意料地散发出奇异的芬芳，《柳如是别传》多么优雅的名字，躺在她的玉臂上是何等的适宜！现在，陈寅恪先生的书精装结集，整整一箱，放在客厅显眼的地方，我却从未升起过一如往日的情怀，那时她的长发覆于书上，微微侧着脸，对我说“这本书很好”，柔声细语里带着一丝腴腆。她来自一个遥远的渔村，那里有一座普陀寺，香火旺盛，供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护持着在狂风大浪里生死难测的人们。每当寺里的钟声响起，她恍然有迷途之思，在当窗梳洗的清晨的明净里，有一种内心的寂静，回应着钟声的清静无染，此刻，她还不知那青灯古卷的生涯正加快到来，最终拥抱了她。

“劝君莫谈陈寅恪”。当陈寅恪的学问成为很多人的饭碗，会多少种外语，通多少种典籍，忧思如何默运，情致如何高格……我的陈寅恪依然还是她手中抱着的一摞书，那流瀑般倾泻的长发，以及我们的初次对视，温柔得像那无边的夜色。



生死之感

昔年，两人携手经过一株桃树，谈笑着，她从伞下伸出手，轻触雨水打湿的花苞，戏问它何时绽开。桃花开时，他低头，寂然走过，风来了，落花拂一身，原来，生与死只隔一个花期。多年后，江南的春也老了，忽忆往日之欢，犹如花忆前身，“她若以某种方式回来，我应对她说些什么呢”。终究不能呀，他慨叹，伤怀，“你总在我不在的地方”，现在我们更远了：“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”

生与死也可以没有阻隔，就如胡兰成站在亡妻墓前：“我见坟做得很好。我在坟前施了一礼，站住了看看想想，可是一点感慨亦没有。我走近去，用手抚摸墓门石，叫声玉凤。我叫的是平常的声音，没有回答，我亦不觉得人间有长恨，好像此刻也没有阻隔，生前也没有更相亲。”还说什么呢，浮花浪蕊都尽，什么佳话，什么艳遇，不过随便说说，唯在此刻，这个负心人动了真情，只是他不承认自己掉了眼泪。

一个寒秋的夜晚，流亡异国的蒲宁恍觉，人生只是一场多余的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从苍茫的俄罗斯到颓靡的巴黎，他最想念的是母亲，一生伤感、郁郁寡欢的母亲，她总担心一切都会逝去，永不复返，总害怕人间有离别，失去她的孩子们……年逾六旬的蒲宁，情不自禁地怅望着故乡的旷野，千里之外，母亲在那儿：“如今在遥远的故乡只留下母亲她孤零零一个人，整个世界永远也不会顾及她了，难道长眠在故乡某地，长眠在败坏了的俄罗斯县城公墓的树丛下边，长眠在荒坟里那个没有眼珠的骷髅、那堆枯骨果真是她吗？果真是当年曾把我抱在手里颠晃的她吗？”死亡多么无情，多么不真实，唯愿花瓣重回枝头，唯愿我再次投入母亲的怀抱！

沈从文的孤独

一九四九年三月，自感“落伍”的沈从文用保险片自杀未遂。后来，他想写一些趋时的文字亦不可得，他写的赞美十三陵水库的报道散文，费了很大劲，却赶不上工地通讯员的水平。想迎合时代，却迎合不上。于是他去了历史博物馆，当起了讲解员，拿一根讲解棍，非常认真。生命就这样安顿下来，但内心的孤独无论如何排解不掉，在一封未发出的信中，他写道：

15

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，从早七时到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。从公务员而言，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，别的事通说不上。生活可怕的平板，不足念。

每天虽和一些人在一起，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。自以为熟悉我的，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。一听到大家说笑声，我似乎和梦里一样。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，越说越远。

关门时，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，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……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……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，理解之无可望……

朋友们、学生们都在进步，欣欣向荣，沈从文却枯萎下去，跟不上时代的脚步，只好努力做一个小职员：没有固定桌位，不要紧的；没有书和资料，不要紧的。他说：“个人吃些亏或生活寂寞些，都无妨。”天不亮就去上班，在北新桥买个烤红薯暖手，坐电车到天安门时，博物馆的门还未开，只好坐下来看天空星月，开了门再进去。晚



上回家，有时大雨，就披个破麻袋。新的工作很有意义，“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国家和人民有用”。沈从文面对的是卡夫卡式的境遇，面对世界，他是清醒的梦中人，面对人群，他是笨拙的疏离者。孤独，无法呼吸的孤独。他研究服饰史、绸缎史、家具发展史、前期山水画史、陶瓷加工艺术史、扇子和灯的应用史、金石加工工艺艺术史、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、乐舞杂技发展史……出版无期，亦无人接手继续做，“一切交付于天”。沈从文以前的很多小说，主题不都是“美的徒劳”吗？从大处说，写小说、做考古，或是临终前长时间木然地看电视，都是人生的徒劳。承认人生是徒劳的，无意义的，沈从文才可以待在博物馆二十五年，在他看来，写小说和侍弄文物，皆是消磨时光方式之一种，后者更令他感激——因为这帮他打败了孤独。

为苏三杜撰创伤

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未曾开言心内惨，
过往的君子听我言。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那三郎把信
传。就说苏三把命断，来生变犬马我就当报还。

——《苏三起解》

短短的几句唱词，听后，背上像洒了白霜。一个女人戴着枷锁，
面带绝望，缓缓走在快马扬尘的大道上。她默然心死，孤苦无依，命
运的幽光闪现。长途漫漫，终归末路，南京城里红尘阡陌，等不到一
封绝命书。

苏三，你站在人群面前，叫一声“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与我那三
郎把信传”，无人应声。“三郎——三郎——”，你水袖甩得高高，柔
弱无骨，像一只濒死的天鹅，叫声凄厉。苏三，青楼里的玉堂春，你
曾用肉体羞辱男人，命断时刻，为何忽然开始相信爱情？

此刻，你无所归宿，剩下的日子已然可数。如果你死在路上，这
将是一个伟大的悲剧，因为一死之下，法律的衰秽和命运的残酷就会
映照世间薄凉。只是我的私心难得满足。最后当然是人人欢喜的“大
团圆”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一场戏轻轻化解了所有的悲凉，红烛燃
起，新人入洞房，不知你的三郎有没有看见你乳房上的伤疤——那是
监狱里邪恶的狱卒留下的。我为你杜撰了这个小小的创伤，希望你不要
介意。

多少次，面对庸常的人生，下笔无言，迟迟写不出一行字来。深
秋的葡萄架下，恋人忘情地接吻，暮色薄薄地落下来。怎么想到了苏
三，在灯下抚着爱人的脸，凄然一笑，琴弦促急如密雨，让人喘不过
气来。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悲剧。